

我的西安往事

孔权利

离开西安20多年了，相关的记忆大都变得模糊，像是隔了一层薄雾似的，若隐若现，怎么也看不清楚。可能人到中年就这样吧，我安慰自己。

2004年，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咋咋呼呼地从成都赶到西安，参加校园招聘。负责接待的人早早等在出站口，我们三人坐着大巴车来到北郊的一家国企。开始的几天还觉得新鲜，很美好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加班，我逐渐厌恶和诸多不适应。于是，半年后就主动辞职了。

离开后，我到过投简历，到处毛遂自荐，四处奔波，在经历多次被拒和面试失败后，我才觉得工作是多么珍贵。幸运的是，没多久，我应聘到另一家单位，就是刚刚建成的文景公园。

公园刚开园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新的树木、新的景点、新的湖面，连同事也是新的。我在附近租了一间房，把自己喜爱的书法挂在墙上，再就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旧桌子，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。拉杆箱里是我的换洗衣服和一些书，都是从学校带来的。

同学小华是女生，东北人，长得高高壮壮，性格大大咧咧的，在国企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因为母亲生病也辞职了。走的前一天，我们三人一起游了西安的几个景点。同学阿振是个小个子，说话时云南的口音很重，他对西安的一切都很好奇，路边摆的砖块瓦砾、盆盆罐罐，他都要看半天。走到回民街时，他更是馋得挪不动脚。

第二天，小华出发时，我和阿振去火车站送行，她眼睛有些红，颇有些伤感。火车开走后，我和阿振在大街逛了一会，天快黑时，一人吃了一碗油泼扯面，这劲道、香辣的滋味直到现在我仍记着。

回到公园，我就投入繁忙的工作中，从开始的宣传到人员的培训，茶馆、餐厅的经营，事无巨细，我都参与着。下班后，我常常在公园走一走，看看碧波荡漾的湖面，爬一爬亭亭如盖的树屋，呼吸一下郁郁葱葱的空气，直到太阳西沉，华灯初上。

树屋的一楼有一个观赏石展厅，红木展架里陈列了很多名贵石头，碧如青天的冻石、赤如鸡冠的鸡血石、皇家风范的田黄石。灵璧石、太湖石、昆山石等也是应有尽有。二楼是个茶馆，在这里，我见识到了很多名茶，喝到了“沉重如铁，美如观音”的铁观音、“卷曲如螺，碧如春天”的碧螺春，感受到了“大红袍”的暖心、黄山毛峰的清冽、西湖龙井的香郁。

有时，阿振会约我在附近的路边摊吃烧烤，喝啤酒，一边撸串一边说着校园生活和同学的发展状况，说着说着就都醉了，各自歪歪斜斜地回去。那段时间，正流行许巍的歌曲，《曾经的你》火遍大街小巷，公园里常有年轻人拉着音响，抱着吉他演唱，我和阿振休息时没事可做，就经常去听。美妙的歌声里，我们也仿佛被带入“仗剑走天涯”的世界。

秋天来的时候，树叶一片片落下，公园的菊花开得非常热烈。一天下午，阿振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找到女朋友了。自这以后，我就一个人在北郊的地段转悠，去图书馆看书、到商场购物，或者在公交车站数川流不息的车辆。有时候孤独也是一味良药，它会让你有时间安静地反思过往，规划未来，强健体魄和安抚心灵，让你变得更加坚韧、勇敢。

没多久，阿振也从国企离职了，带着女朋友回云南老家，说是准备开店创业。走时，他把风扇、锅碗瓢盆都送给了我。从此，我在西安没有什么熟人。我变得有些落寞和激进，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，只想升职加薪，买房成家，我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。可世间称心的事没那么容易达成，实力不够，付出的努力和还不够，一切都不可能实现。

后来，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些转折，在公园干了两年后，眼见没有什么提升的希望，就回到家乡找了一份安稳工作。离开时，雪也跟着下起来，没有人送别，没有人陪伴，只是雪花飘着，从西安一直飘到秦岭南麓。我第一次仔细欣赏大片大片“鹅毛”的样子，体会着像雪一样的悲伤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已经忘了这段往事，没想到看旧照片时，又重新想起，那么朦胧、那么单纯，就像一泓清泉汨汨流过心底。

小华和阿振离开后，我就再没有见过。十年前，小华出差路过西安，曾邀我相聚，当时我正窘迫生活着，加之琐事缠身就没去，后来再没有联系。阿振离开后像消失了一般，同学群里也没出现过。

也许，有些人说一声“再见”后，就真的再也不见；也许，有些人会在多年后，于灯火阑珊处蓦然相逢，毕竟，“人生海海，山山而川”。世间事总有些完美，越过高山不一定快乐，故知难觅也不一定遗憾。对于这些，古人早就给了我们答案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

生活百味

一场象棋比赛

张煜林



女作精选

5月2日，我参加了“棋传古韵 青展风华”2026年商洛市青少年中国象棋比赛，心里既紧张又激动。

走进赛场，一张张棋盘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各个学校的小棋手精神抖擞，每个人都摩拳擦掌，准备大显身手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认真思考，展现出自己最好的水平。

比赛开始了，楚河汉界就是我们的战场。红黑棋子交错，我小心翼翼地落子，认真观察对手的每一步。有时对手进攻很猛，我就冷静防守；有时我找到机会，也会巧妙反击。“马”跳日，“车”走直，“炮”打隔子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，已经流传了上千年，蕴藏着我们中国人的大智慧。我全神贯注，沉迷在棋盘之中了。

虽然比赛有输有赢，但我一点也不气馁。赢了不骄傲，输了找不足，每一盘棋都让我学到很多，收获满满。我不仅提高了棋艺，还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更让我明白了要顾全大局、懂得取舍的道理。

象棋是我们的国粹，有着千年古韵。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，我会继续坚守对象棋的热爱，用心感悟其中的魅力与智慧，不仅要将这珍贵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，还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、喜欢它。（本文作者是商洛市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）



岁朝图(扇面) 陈红卫 作

水墨漫川关

陈发春

烟雨迷蒙中的漫川关，若以水墨画喻之，再恰当不过了。每年清明回乡，我总会置身其中——披着早春的细雨，走出村庄，走过田野，穿过廊桥，走进“蝎子街”，便成了水墨画里随意的一笔，在宣纸上若有若无地洇开。

古镇的明清老街，蜿蜒于青龙山与新家河之间，南端宽阔似头，北端狭窄似尾，活脱脱一只伏卧的蝎子。弯弯曲曲的主街是它的脊背，两侧伸出数不清的小巷，窄窄的，密密的，像蝎子的步足，连接着会馆、客栈、民居，也通向屋后的山坡与河岸。

我喜欢大清早走进这里，此时游人很少，街巷很静。站在“蝎尾”，目光只能到拐弯处——这便是“蝎子街”的妙处，你一时看不到它的尽头。窄窄的街巷在古色古香的建筑间穿行，不紧不慢地拐来拐去，没有章法，也不讲究角度，像是画家随手画出的几笔墨线。而那些从主街岔出去的小巷，便是墨线旁不经意带出的细枝，隐隐约约，却不可或缺。

脚下的鹅卵石，一粒一粒，零零散散地铺在地上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也不知铺路人费了多大的耐心，才铺出这样一条路。街巷两旁，店铺的漆黑门板、凌空飞挑的檐角、黛青瓦片，都透着古朴。檐脊上的木雕，双凤朝阳、金鸡芙蓉，活灵活现；墙头上的浮雕彩绘，花鸟瑞兽，栩栩如生。这些东西，当年做的时候，怕是也没人催，一刀一笔，慢慢地刻，慢慢地画。

这水墨的美，是时间给的。在临近双戏楼的巷子里，头顶上空挂着两排油纸伞。那些伞都是精心挑选过的，清雅、朴素，立刻

让整个街巷端庄起来。巷子尽头，细雨朦胧中，一排排马头墙起伏错落，失了往日的威武，多了几分温润。两侧的墨色歇山顶披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，像在张开双臂，欢迎我这个远方的游子，也欢迎远方的客人。

走在这样的街巷里，竟觉得自己走进的不是北方的雨巷，倒像是江南的。但它又不是戴望舒的——那是他的忧愁，不是我的。我的雨巷里，没有丁香一样的姑娘，也没有丁香一样的惆怅。只有静默的鹅卵石，墙角的青苔，街巷里的雨声，以及刚刚醒来、慢慢卸下门板的老乡。他们搬出炉灶、货架，在门口摆上玉米锅巴、芝麻糖饼、手工纳的鞋垫、自家晒的豆酱、咸鱼……热气、香气混着雨雾，丝丝缕缕地弥漫着。

不知不觉，走到“蝎子街”腹地，双戏楼前。这座难得一见的古建筑，与周围的骡帮会馆、武昌馆、北会馆、黄聚兴当铺等连成一片，清一色墨色基调，与黑白相间、层楼叠榭的民居、纵横交错的巷路彼此映照，疏密有致。恰如水墨画的章法：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

走出“蝎头”街巷，顺河而下，便到了小河口，这也是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。再往前，就属陝入鄂了。山水在此收束，千年古道也收作一座关，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关隘。镇南、关北，关外即是前线。历朝历代的兵马，都曾在此征战。如今，战鼓声早已沉入水底。湖北在下游建了玉皇滩水电站，陕西境内便蓄出一片幽深狭长的湖。

站在湖边，看着两条河流从烟雨中缓缓淌来，颇有身处仙境之意。

左边略宽的河流叫金钱河。它从柞水的四方山下来，这条古称“甲水”的河流，在秦岭南坡顺势而流，先由西向东，再由北向南，一路吸纳着秦岭的滋

养，也滋养着两岸的村庄与田畴。到了漫川关，将要离开秦岭的怀抱，绕着太极山慢慢转了一个大弯，九曲回肠，浓墨重笔地画出了一道太极环流。

徘徊之间，另一条河从天竺山流下来，叫新家河。它似乎在山巅就望见了金钱河的俊秀，早早地生了情意，便一路奔流而来，在小河口相遇后，就紧紧依偎着，几经纠缠，最终融在了一起。两条河合二为一，出了陕西，向湖北丹江口而去，再与汉江一道，奔向长江，奔向大海。

水，是漫川关的灵魂。单看地名便知：“漫”者，水漫之地也，这种理解是贴切的。秦岭鹤岭以南，河流纵横，却再也找不出第二处如此宽阔的地方了。因水而生，漫川关便有了“漫”的从容——漫不经心，漫步川流。家乡人将这份悠然，凝成一句“浪漫之地”。这种理解，倒也无可厚非。

在我将要返程的时候，雨突然大了起来。雨点先是打在伞上，接着落在廊道上、河面上，噼啪啪，一阵轻快的声响，雨点溅起层层水雾，渐渐升腾成了雾。水雾越来越大，淹没了岸，漫上了路，涌上了山。苍山、村庄、路，在烟波浩渺中若隐若现。

这时候，大片大片的留白，让这幅尚未收笔的山水画，更加写意了。那留白处，有水声，有风吟，有尚未落下的墨……

我忽然想起它始于先秦、盛于明清的历史；想起它作为“朝秦暮楚”的发源地，曾经集“水码头百艇联樯”与“旱码头千蹄接踵”于一身的繁荣景象；想起一条高铁，即将从古都长安出发，穿越莽莽秦岭而来；想起它未来的模样……

在我心里，家乡一直被低估着。我清晰地看见它有大片的留白，尚未被认识，尚未被开垦，尚未被诗歌触及。

我期待着。

记住乡愁

烟雨迷蒙中的漫川关，若以水墨画喻之，再恰当不过了。每年清明回乡，我总会置身其中——披着早春的细雨，走出村庄，走过田野，穿过廊桥，走进“蝎子街”，便成了水墨画里随意的一笔，在宣纸上若有若无地洇开。

古镇的明清老街，蜿蜒于青龙山与新家河之间，南端宽阔似头，北端狭窄似尾，活脱脱一只伏卧的蝎子。弯弯曲曲的主街是它的脊背，两侧伸出数不清的小巷，窄窄的，密密的，像蝎子的步足，连接着会馆、客栈、民居，也通向屋后的山坡与河岸。

我喜欢大清早走进这里，此时游人很少，街巷很静。站在“蝎尾”，目光只能到拐弯处——这便是“蝎子街”的妙处，你一时看不到它的尽头。窄窄的街巷在古色古香的建筑间穿行，不紧不慢地拐来拐去，没有章法，也不讲究角度，像是画家随手画出的几笔墨线。而那些从主街岔出去的小巷，便是墨线旁不经意带出的细枝，隐隐约约，却不可或缺。

脚下的鹅卵石，一粒一粒，零零散散地铺在地上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也不知铺路人费了多大的耐心，才铺出这样一条路。街巷两旁，店铺的漆黑门板、凌空飞挑的檐角、黛青瓦片，都透着古朴。檐脊上的木雕，双凤朝阳、金鸡芙蓉，活灵活现；墙头上的浮雕彩绘，花鸟瑞兽，栩栩如生。这些东西，当年做的时候，怕是也没人催，一刀一笔，慢慢地刻，慢慢地画。

这水墨的美，是时间给的。在临近双戏楼的巷子里，头顶上空挂着两排油纸伞。那些伞都是精心挑选过的，清雅、朴素，立刻

让整个街巷端庄起来。巷子尽头，细雨朦胧中，一排排马头墙起伏错落，失了往日的威武，多了几分温润。两侧的墨色歇山顶披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，像在张开双臂，欢迎我这个远方的游子，也欢迎远方的客人。

走在这样的街巷里，竟觉得自己走进的不是北方的雨巷，倒像是江南的。但它又不是戴望舒的——那是他的忧愁，不是我的。我的雨巷里，没有丁香一样的姑娘，也没有丁香一样的惆怅。只有静默的鹅卵石，墙角的青苔，街巷里的雨声，以及刚刚醒来、慢慢卸下门板的老乡。他们搬出炉灶、货架，在门口摆上玉米锅巴、芝麻糖饼、手工纳的鞋垫、自家晒的豆酱、咸鱼……热气、香气混着雨雾，丝丝缕缕地弥漫着。

不知不觉，走到“蝎子街”腹地，双戏楼前。这座难得一见的古建筑，与周围的骡帮会馆、武昌馆、北会馆、黄聚兴当铺等连成一片，清一色墨色基调，与黑白相间、层楼叠榭的民居、纵横交错的巷路彼此映照，疏密有致。恰如水墨画的章法：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。

走出“蝎头”街巷，顺河而下，便到了小河口，这也是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。再往前，就属陝入鄂了。山水在此收束，千年古道也收作一座关，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关隘。镇南、关北，关外即是前线。历朝历代的兵马，都曾在此征战。如今，战鼓声早已沉入水底。湖北在下游建了玉皇滩水电站，陕西境内便蓄出一片幽深狭长的湖。

站在湖边，看着两条河流从烟雨中缓缓淌来，颇有身处仙境之意。

左边略宽的河流叫金钱河。它从柞水的四方山下来，这条古称“甲水”的河流，在秦岭南坡顺势而流，先由西向东，再由北向南，一路吸纳着秦岭的滋

养，也滋养着两岸的村庄与田畴。到了漫川关，将要离开秦岭的怀抱，绕着太极山慢慢转了一个大弯，九曲回肠，浓墨重笔地画出了一道太极环流。

徘徊之间，另一条河从天竺山流下来，叫新家河。它似乎在山巅就望见了金钱河的俊秀，早早地生了情意，便一路奔流而来，在小河口相遇后，就紧紧依偎着，几经纠缠，最终融在了一起。两条河合二为一，出了陕西，向湖北丹江口而去，再与汉江一道，奔向长江，奔向大海。

水，是漫川关的灵魂。单看地名便知：“漫”者，水漫之地也，这种理解是贴切的。秦岭鹤岭以南，河流纵横，却再也找不出第二处如此宽阔的地方了。因水而生，漫川关便有了“漫”的从容——漫不经心，漫步川流。家乡人将这份悠然，凝成一句“浪漫之地”。这种理解，倒也无可厚非。

在我将要返程的时候，雨突然大了起来。雨点先是打在伞上，接着落在廊道上、河面上，噼啪啪，一阵轻快的声响，雨点溅起层层水雾，渐渐升腾成了雾。水雾越来越大，淹没了岸，漫上了路，涌上了山。苍山、村庄、路，在烟波浩渺中若隐若现。

这时候，大片大片的留白，让这幅尚未收笔的山水画，更加写意了。那留白处，有水声，有风吟，有尚未落下的墨……

我忽然想起它始于先秦、盛于明清的历史；想起它作为“朝秦暮楚”的发源地，曾经集“水码头百艇联樯”与“旱码头千蹄接踵”于一身的繁荣景象；想起一条高铁，即将从古都长安出发，穿越莽莽秦岭而来；想起它未来的模样……

在我心里，家乡一直被低估着。我清晰地看见它有大片的留白，尚未被认识，尚未被开垦，尚未被诗歌触及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我期待着。

商洛山

(总第2877期)

刊头摄影 王尚锋
题图摄影 杨鑫



三间瓦房

赵磊磊

“娃呀，你这瓦房可有年头了，当年还是我帮忙盖的呢。”朱爷爷呵呵地说着，把烟袋锅子在石头上轻轻磕了磕，细碎的火星溅在地上，转眼就被穿过的风卷得没了踪影。

母亲跟我絮叨过无数次，几十年前的村子，能盖起三间全瓦顶的泥坯瓦房，是件多不容易的事。他们刚成家时，挤在爷爷奶奶分的半间破土房里，说是房子其实是狭长巷道，门口盘着土灶，里头只能支下一张床，我小时候还跟村里伙伴在里头疯玩过。也正是那时候，父亲暗下决心，一定要给妻儿盖一处像样的、能稳稳遮风挡雨的屋子。

朱爷爷接着说：“这房盖得高啊，那时候站在墙垛子上，我这腿肚子都直打战。”当年的画面一下子在眼前铺展开来。那是个晴好的晌午，七八个汉子光着膀子，在石头垒起的地基上忙开了。有的寻来木板支模板，手里的线绳反复比量着木料长短，时不时弯腰眯眼找平；有的挑着扁担，藤条编的筐里盛满了从远处运来的泥土，一担一担倒进支好的模框里，肩上的扁担随着脚步起伏；有的攥紧木杵，高高提起又重重砸下，一遍一遍把泥土夯得严实，粗重的喘息混着号子声，在日头底下飘得很远。好一幅热热闹闹的盖房图景！

回过神来，我抬眼望去，瓦房上一片青灰小瓦层层叠叠，顺着屋脊一路铺展，像被时光细细熨平的

薄片。遥想起，落雨的日子，细密的雨珠顺着瓦垄滚下来，在檐口串成连绵的水帘，滴滴答答敲在门前的青石板上，敲得清越又安稳；晴好的时候，阳光漫过瓦面，给冷硬的青瓦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，瓦缝里悄悄冒出来的青苔与细草，又给这老房子添了几分野趣与生机。四十多年的风雨在瓦上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，可它依旧替我们挡过酷暑，避过严寒，守着一屋的安稳。

我在堂屋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摔过无数次跤，刚学会走路那会儿，额头磕在土疙瘩上，哭得惊天动地，父母就蹲在旁边，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揉着我的额头，一遍遍地说“不怕不怕”。我在东屋昏黄的灯底下，写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作业。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是蹲在堂屋的门槛上拆开的，我把那张薄薄的纸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，手止不住地抖，平静了好半天才给在外地工地干活的父母打了电话，电话那头，我清清楚楚听见他们压在喉咙里藏不住的欣喜。还是在这间堂屋，我牵着妻子的手，对着宗堂拜天、拜地、拜父母，完成了人生的又一件大事。这三间瓦房，装下的何止是我的整个童年，更是我们一家人一辈子的烟火与悲欢。

后来我越走越远，这三间瓦房，就成了父母最长情的等待。逢年过节回去前，他们总会提前几天把窗户全打开通风，屋里屋外扫得一尘不染，把被褥抱到

院子里，晒了一遍又一遍，裹满了阳光的味道。每次我离家，车子开出老远，回头望时，父母的身影在门口越变越小，唯有那三间瓦房，始终稳稳地立在原地，无论我走多远，只要一回头，就清清楚楚地在那里。

这些年，村子里一些人人家扒了老房，盖起了两层或三层小楼。不止一个人跟我说，趁着父母身子还硬朗，把材料钱送回了家。活计干完后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里带着点藏不住的自责：“钱是你们花了，就是当初没把尺寸量好，屋檐看着不平整。好在彩钢是装上了，好歹还能再护这房子二十年吧！”

挂了电话，我望着老家的方向。这三间瓦房，从来都不只是一座房子。它是父亲当年拼尽全力给我们撑起的家，是我走得再远也永远能回头的根。



亲情树